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七

溧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九男

九男趙註云一朱八庶按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賁公也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子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路史堯之長子監明先卒富（史漢並作散）宜氏生朱庶子九並與呂氏春秋合此言九男都京山云丹朱不在列也考之竹書堯五十八年使后稷放朱於丹水七十一年命二女嬪于舜則此時朱不在列信然

趙註非是。

少艾

示兒編云、少艾、偏考載籍、並無美好之說、如曲禮五十曰艾、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為幼而美、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愚按戰國策建信君以色幸于趙王、而魏牟稱之為幼艾、此艾訓美好之確據、朱子明引楚辭國策為証、何季昭之不考耶。

完廩浚井

井廩之事始見于孟子。後人多以爲疑。司馬温公謂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欲殺之堯必誅之。已豈亦有所不敢矣。蘇氏古史謂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豈有堯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路史又謂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皐陶語也。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萃合爲舜象之言。以此斷其謬妄。愚按家語孔子曰。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

殺之。未嘗可得。則井廩之事。未可以爲必無。論衡謂在舜未逢堯時。此爲近之。至列女傳有龍工鳥工之說。又謂瞽瞍速舜飲酒。醉將殺之。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飲終日不醉。舜之女弟繫（按舜妹名敤手見漢書人表史記正義作敤手孟奇引說文畫嫘舜妹也繫畫始于嫘故稱畫嫘列女傳作繫疑敤合敤手爲一字而又訛作繫耳繫又或訛作擊見漢書註）憐之。與二嫂諧。此則荒唐不可信。金仁山通鑑前編云。瞽瞍之欲殺舜也。史記謂愛後妻子之故。然瞽瞍特出于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考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則虞氏自幕故

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稱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愚按史記言自窮蟬以至舜皆微爲庶人其說必有所據孟子亦云發于畎畝之中可證也古今來以後妻之故而欲殺其子者多矣愛憎之徧何所不至豈必因奪嫡而後然哉

流共工于幽州

共工木官名路史以爲人名非也王逸天問注以康回爲共工名或以皐陶謨孔王爲其工名並謬　幽州北

裔之地。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閻潛邱曰此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分冀州東北地為幽州。其地廣。孔疏謂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愚按此幽州與崇山羽山一例。閻氏以為其地狹者得之。但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此恐未確。說見下條　舜肇十二州。有兩說。一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此孔傳及馬融鄭康成王

肅之說也。一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絶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此漢書地理志、及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郡國志之說也。以今考之。二說皆有難通。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則禹既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豈尚有未封未濬者。且禹置九州。舜分之。禹復合之。不亦紛更多事乎。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則舜既即位。咨十有二牧。益稷篇禹之言曰州十有二師。是十二州之數。終舜之世不改。未嘗復為九州也。此尚書一大疑義。解經者各主一說。無能會而通之。惟安溪李

文貞公云州之有幽并營者徒以冀極塞而青跨海形勢懸絕作牧分治殆如國有附庸之類雖有州名仍統于冀青故後禹成功作貢亦止于九而其言曰州十有二師十二師即十二牧九州爲正幽并營爲附舜典總言之禹貢則以正者統之也禹貢青州云萊夷作牧牧者州牧按孔傳以牧爲放牧非是自萊跨海即舜分青地爲營州者以其爲附庸之州與冀之幽并同故附見于青而不列此言作牧而幽并不言者王畿無外畧其牧號且或以王官兼之如周家內諸侯之例也按此說具有特見觀

益稷篇禹曰予決九川又曰州十有二師或言九或言十二則知無分合更置之事舊說謂舜禹互相變革不可通矣

崇山

崇山尚書孔疏云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通典云澧陽縣有崇山即舜放驩兜之所愚按在今湖廣澧州永定縣大庸所東有驩兜塚寰宇記以嶺外之驩州為所放處路史驩州乃驩朱國楊用修據沈佺期從崇山向越裳詩謂在交廣之域並非

殺三苗于三危

書言竄三苗而孟子云殺蔡盧齊謂竄之于此實置之死地益三苗卒死于此故曰殺三苗然洪範言鯀則殛死是鯀亦死于殛所者何以不曰殺吳幼清尙書纂言曰左傳蔡蔡叔蔡與殺字異音同古通用則殺即竄也愚按左傳正義蔡字本𣪠字說文𣪠散之也從米殺聲疑孟子古本元作𣪠與殺聲相近傳寫者遂訛爲殺耳吳氏蔡殺通用之說非是而殺之爲蔡則無可疑也

三危載禹貢者有二竄三苗之三危在西裔括地志沙

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三危亦名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導黑水之三危在大河南地理今釋在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藩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在鳥鼠西南與汶山接黑水出其南康成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

殛鯀於羽山

帝王世紀云鯀顓頊之子字熙艾宋忠世本注亦以鯀爲顓頊子愚按所謂子者本其所自出非必即父子也而竹書以爲父子殊不可信據竹書顓頊三十年產鯀

七十八年陟中更帝嚳六十三年帝摯九年至帝堯六十一年命鯀治河上距顓頊產鯀之年已一百八十二歲得無為人妖耶漢書律歷志顓頊後五世而生鯀差為近之　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南按此即禹貢蒙羽其藝之羽山說者皆以此山為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云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者也竊疑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氏書傳羽山東裔在海中寰宇記羽山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

與孔傳訓在海中者合閻百詩胡朏明皆主此說當從之

四罪

四人罪狀於經可據左氏敘四凶事皆言之過而他書所載異說尤多逸周書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韓非子三苗有成駒亡國之臣也路史驩兜以孌臣狐攻專權亡國其事皆不見于經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怒彷徨于野以患帝

韓非子、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博物志、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民非之。則四凶又以忌舜而獲罪者。其說皆不可信。至四罪之行。是舜攝位時事。而莊子釋文、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竹書、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鯀。皆在舜徵庸之前。亦與經不合。蘇子瞻據史記以變北狄云云。謂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絶。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此說亦非。按春秋傳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是四罪之刑皆流也。禹貢要服二百里蔡荒

服二百里流蓋以要荒之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正傳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豈使之爲君長哉

有庳

有庳在今永州府零陵縣閻潛邱曰據經文欲常常而見之云云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愚按路史謂九域圖經樂記寰宇記並以象城爲舜弟所封象城屬鉅鹿與帝都密邇豈即是耶顧寧人謂上古諸侯之封萬國中原之地必無

開土可封。故不得已而封之于遠。此臆說也。

南河之南

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東西南皆據冀州言。冀州在南河之北。南河之南則豫州也。史記集解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按九河徒駭最北。鬲津最南。鬲津在鬲縣。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則舜避朱在兖州也。張守節謂濮州鄄城縣偃朱故城、即舜避丹朱之

處濮州今屬山東曹州府亦古兗州地劉說不爲無因但豫河爲南河見于禹貢以九河之最南者爲南河則書傳無此稱當以集註爲正

箕山之陰

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愚按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爲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訛葢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　趙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

謂陽城山陽城縣以山得名去嵩山幾三十里。箕山在陽城縣南十三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史記集解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訛。按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外丙仲壬

外丙仲壬。自程子謂歲爲年。始爲異說。邵子皇極經世書亦無外丙仲壬名。世胡五峯大紀主經世力辨史記

之非。大畧謂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成湯伊尹。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與。孔子曰否。立孫。孔子殷人。宜其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暘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下。廢嫡而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愚按史記仲丁之

若非誤盡立弟自沃丁始廢嫡立弟則自仲丁始湯之
太丁死而立外丙是無嫡而立嫡子之弟非廢嫡立弟
故自沃丁以下行之而未嘗致亂至仲丁始廢嫡立弟
而沃甲則立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又立沃甲之子南
庚南庚又立祖丁之子陽甲則不但立弟而且立姪不
但立母弟而且立從弟故曰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
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自仲丁至陽甲凡九世非遍
數傳弟者之九世也無嫡立弟商制本然常也廢嫡立
弟變也沃丁行其常而仲丁爲其變故特下廢嫡二字

以著其所以致亂之由此史筆也且仲丁既以立弟致九世亂而後之賢君如盤庚武丁乃不鑒先世之禍而又傳弟則豈非無嫡立弟商制固然不得而易哉胡氏不明無嫡立弟與廢嫡立弟之異而槩以爲亂制何讀史之疏畧也外丙仲壬之立見于史記而竹書所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二年崩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四年崩此其的然可據者國語云商之享國三十一王今合外丙仲壬數之尚闕其一蓋史失之若更無丙壬則止二十有八王國語近古之書必不謬誤至此斷

從史記爲是　金仁山曰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于書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于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于殯宮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後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愚謂祠于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遍辭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者葢爲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特鄭重言之耳若果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

二十里。又春秋荆敗蔡師于莘則在河南汝陽縣境地各不同大全小註趙氏以伊尹耕于有莘爲郃陽非是

癰疽

癰疽。劉向說苑作雍睢。東坡嘗考之。謂當以說苑爲正。孟子則字音之訛也。愚按國策衛靈公近癰疽。註癰疽瘍醫醫之幸者與孟子合。史記作雍渠。韓非子又作雍鉏。古書紀載不同。往往如是。何得以孟子爲亂。

顏讐由

史記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與孟子

主顏讐由不合正義則云濁音卓鄒音聚以顏濁鄒爲顏涿聚其說葢本之漢書古今人表愚謂顏讐由卽顏濁鄒而非涿聚顏涿聚乃顏庚而非濁鄒何以明之按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嘗以非罪被執子路爲金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此讐由爲子路妻兄之證與史記之濁鄒是一人也涿聚則齊人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戰于犂邱齊師敗績禽顏庚杜注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傳荀瑤伐鄭鄭請救于齊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邱卽犂邱之役而父死焉則涿聚乃顏庚

非顏濁鄒傳有明據人表混而爲一張守節遂以字音附會非也

司城貞子

史記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則貞子時爲陳臣本無可疑祇因司城是宋官于是解者各異邵二泉謂貞子先仕宋後仕陳或謂先仕陳後仕宋或又謂哀七年曾亦有司城此司城疑即陳之官名陳定宇謂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于司城貞子適陳爲陳侯周臣闕里志及年譜並云孔子嘗爲陳侯周臣諸說不同當

以邵說為正閻百詩曰以孟子書法觀之貞子本為宋卿由宋而流于陳方得為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可以會意也愚按春秋傳陳湣公時有公孫貞子楚伐吳陳侯使貞子弔吳及良而卒或即其人與

陳侯周

孔子去衛適陳當湣公之六年此陳侯湣公也趙註陳侯名周而史記云湣公名越鄒京山因謂陳侯周非其名周訓忠信言貞子為陳侯忠信之臣黃太沖祖其說

云司城益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亦太穿鑿矣

五羊之皮食牛

集註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朱竹垞五羖辨曰趙註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扊扅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粥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嚴譬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

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彷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亡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愚按扊扅歌乃漢詞賦

家所爲亦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証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即齊欲請管仲于魯而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吾媵臣微之也請贖以五羖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也若謂以此取信于楚則奚之素所被服楚人惡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并贖奚之事亦屬傳疑不足信也

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說則尤爲不根夫五紽五緎五總絲數非縫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紽緎總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証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爲䋞倍䋞爲升倍升爲緎是緎爲絲數益無可疑范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于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入秦戰國策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盬車之秦又善

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請說並以五羊皮爲自鬻之直與集註同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作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旣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于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徙制截趙註以就其說宜孔德之不以爲然也

虢

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漢志西虢在雍州水經注雍縣故

秦德公所居也晉地道記曰西虢地太康記曰虢叔之虢矣亦謂之北虢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註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漢志北虢在大陽又謂之南虢僖五年晉侯圍上陽滅虢杜注上陽在宏農陝縣東南水經注上陽爲南虢按上陽在河南下陽在河北故當時有南北之稱其實皆西虢也東虢在滎陽虢仲所封即鄭之制邑隱元年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杜註虢叔東虢君也孔疏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曰叔也鄭語史伯曰虢叔恃勢韋昭註此

虢叔乃虢仲之後是也。吳斗南曰帝王世紀以西虢爲虢仲所封而後漢書亦以陝縣爲仲國。審爾則東虢北虢皆爲叔後或東虢爲鄭所滅。而王復封之。不知北虢即西虢乃叔之所封而東虢則仲後非叔後也。國語胥臣曰文王敬友二虢。馬融謂虢叔同母弟虢仲封下陽。異母弟虢叔封上陽以二虢爲三虢又以北虢之下陽爲仲國。而後來沿誤分西虢北虢東虢爲三虢以西虢爲仲所封。斗南亦疑不能定。故備論之。

斗南東虢滅而復封之說亦有自來唐書世系表平王奪虢叔之地

于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以伐周責王滅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曲陽號曰郭公按春秋楚莊即位在周頃王六年去平王東遷一百五十餘年中間尙隔桓莊僖惠襄五王安得有責平王滅虢事無稽之言不足信也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八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鎛鐘註

鄭康成註周禮。郭璞註爾雅。並以鎛爲大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並以鎛爲小鐘。許叔仲直謂鎛爲錞于之屬。所以應鐘磬者。愚按鎛之爲大鐘爲小鐘。經無明文。據國語云、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昭其細也。則似以爲小鐘者得之。然無論爲大爲小。要是特懸之鐘。非編鐘也。毛氏竟山樂錄謂鎛

鐘即編鐘鎛與編聲之轉也。此說非是。白虎通云、鎛者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廹。故謂之鎛。鎛之名義如是。而可謂鎛鐘即編鐘乎。且田器亦名鎛。如其說則周頌之錢鎛齊語之耨鎛。將可謂之錢編耨編乎。亦謬甚矣。

隨隱漫錄、金聲玉振。乃景鐘也。頂上有玉。叩則金先鳴。玉終之。高九尺。天子親擊以祀上帝。愚按路史云、昔黃帝分五聲以正五鐘。四曰景鐘。今五鐘在大晟。景鐘第一。惟親祀則用之。則宋時有此器。非孟子之所謂金聲玉振也。

附錄以廣異聞

卿大夫

周禮、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六官止有中下大夫。是天子有卿。無上大夫。大夫也。王制言

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宗伯小司寇小司空爲下王制小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也

上士中士下士

汪武曹曰孟子不明言上士中士下士之數王制止言上士二十七人而不明言中士下士之數鄭註曰上九

中九下九九也賈疏曰上九中九下九勉人爲高行故總以上士言之也嚴陵方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合而爲八十一也山陰陸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也廬陵胡氏曰士之數國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也延平周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也金華邵氏曰諸侯雖有上中下士惟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也諸說未知孰是愚按王制云上士二十七人又云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其有者一有一無之辭則邵氏所謂上士常置中下士有時而缺者是矣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三分分讀去聲陸氏其數爲八十一人則陸氏謂中下士各八十一人者是矣如方氏胡氏之說則中下士之數太少如周氏之說則中下士之數又太多故吳草廬禮記纂言亦以陸說爲優此定論也至鄭註賈疏則因王制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十五字不與上士二十七人連文而次於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爲並會之序而於上士

二十七人則以上九中九下九合之爲二十七此實由錯簡致誤後儒已正之矣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于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

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據此必不然之事蘇子由嘗辨之矣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于諸公言五百

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內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即以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爲降殺各以百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于諸男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兼之附庸案少猶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恐

武曹駁之曰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五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即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尙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于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

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于孟子而異于周禮惠氏假借附會以調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于建國

之初已定之豈有豫剝廢地之數而為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耶任釣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于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决不可合據書云分土惟三自當以孟子為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

附庸

註以庸爲通此本白虎通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之說按書傳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以達于天子又王制註小城曰附庸庸墉同猶屬城也二說雖與註異而義皆可通任鈞臺曰春秋時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邾小邾有自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鄑巫屬魯有自大夫采地升爲附庸如宋之蕭叔雖春秋變制然必古原有此法愚按白虎通云有德之士封之必先試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爲附庸則

古有其法明矣　左傳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註疏謂附庸未受王命爲諸侯例當稱名故邾儀父稱字爲貴之也胡氏則云中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稱名郳犂來介葛盧是也按邾與郳皆中國附庸並非夷狄必分之則邾當爲夷左傳叔孫都曰邾又夷也以邾地近戎故云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此杜撰之說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于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

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畧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顚倒甚矣至周禮載師疏云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天子之卿各受采地五十里又與孟子王制異此則經無明文特出于疏家之說尤不足據

卿祿四大夫

安溪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于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于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

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大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愚按卿祿之數王制有明文謂王制不可據則文貞之所據以推者固王制也王制而可據乃合須祿之正文不從而轉據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以推須祿之數不亦迂曲而難通乎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

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為節則謂命于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于其君者為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于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也况諸侯有大夫五人今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為不合何義門讀書記亦以李說為未然而行遠集文評

乃從而附會之則過矣

庶人在官

鄭節卿大平經國書謂府史胥徒即司馬法所徵之士徒吏調迭發以給徭役其任事止於一年更代而去則復業于畎畝按府史胥徒爲最下給趨走追呼而已胥則有才智爲什長至府主庫藏史掌文書職等頗重尤須擇人以充之非凡民皆可爲者賈公彥謂官長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則入官之後舊籍已除斷無每年更代之理且檀弓言晉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餘

家。鄭註謂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者。舉之于君爲大夫士也。此雖春秋時事。必古原有此法。然則府史之屬効力有年。間亦擢用。而鄭氏受代歸農之說。益知其必不然矣。

一夫百畝

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馬貴與嘗論三說之不同

矣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萊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于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鄭注人有生耗則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

費惠公

春秋時有兩費其一魯國之費初爲邘父邑後爲季氏邑其一滑國之費成十二年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至子思時其亡久矣費惠公薛仲常以爲邘父之後非也蓋即季氏之後僭稱公者王伯厚引楚世家有鄒費郯邳金仁山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閻百詩又引呂氏春秋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六國表

並同其爲季氏之强以邑爲國而僭稱公殆無復疑

獵較

獵較之說趙氏張氏不同王竿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義爲長愚謂不特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于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　楊文來曰獵較之解張說爲長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趨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戾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

遺風焉。何至公行攘奪。曾齊俗之不若乎。左傳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張孟奪之。郤至射而殺之。未幾難作。君臣俱斃。魯之後亡。以猶秉周禮也。必不至此。極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燿於衆。謂人莫己若耳。非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愚按揚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毫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況受其賜矣。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偁之

三家并田獵之百姓相斁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斁奪之事孔子不禁而先簿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也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耶知此則無疑於趙氏斁奪之說矣

衛孝公

趙註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按左傳史記無衛孝公公孫疏謂仍是靈公考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集註疑是出公此爲近之葢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深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出公有公養之禮而夫子受之此冉有子貢所以有爲衛君之疑也出公奔越死無謚而稱孝公

任鈞臺云必衛人猶以輒爲嫡孫當立而私益之想當然也

委吏

委吏註云主委積之吏按周禮委人掌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待賓客羈旅祭祀喪紀之用而掌邦之委積者則遺人也毛大可以此毆集註之誤然委人職亦有其其委積薪芻之文即通言主委積之吏亦無不可何多辨爲

乘田

趙註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毛大可曰按苑囿囿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輿甸通毛說良是朱子論語序說既謂乘田卽職人而此註乃承趙氏之誤則失于刊正故耳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問潛邱曰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按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禮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禮也吉拜拜之常故主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于不受愚按拜者先跪兩膝着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禮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首與凡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稽首者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亦至于地

在手之前首下服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凡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是爲再拜稽首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是爲稽首再拜玉藻云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此拜受君賜之禮子思主于不受故先稽首而後拜耳潛邱之說極細恐讀者或未曉拜禮故特因而伸之

皮冠

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註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蔣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是

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于圃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即弁則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爲而怒乎然則冠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于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以其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或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皮冠亦是妄說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毛大可曰春秋傳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與孟子不同古孤卿建旜故旃招大夫以王制上大夫聯孤卿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弓本招士之具若以旃招士則旃為諸侯所建畫以交龍以旜招庶人則聘禮卿載旜通以大赤白為之是春秋傳可解而孟子不可解俗謂旜無文采龍著衆化皆臆說也此為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顧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旃故即以旃招士孤卿可召庶人而孤卿載旜故即以旜招庶人

是左傳之招以其物而孟子之招則以所招之人之物不相悖也若大夫車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爲大夫耳此廢田禮與閱禮可通證者愚按司常云大夫士建物而旌則斿車載之毛氏欲傅會其說遂自造禮文曰大夫載旌而又見司常明言建物故於旌下添一物字以混亂之豈旌即物耶抑載旌兼載物耶吾不知其何謂也夫以司常解孟子固自有說斿車載旌斿車者五路中之木路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故即以旌招大夫此正所

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旃招士旃招庶人一例也陳氏禮書曰孤卿建旃庶人孤卿之所洽者也故招以旃諸侯建旂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旃車載旌大夫從旃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　周禮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注云全羽析羽皆染五采繫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疏云注旄於干首爾雅文也据爾雅注旄首曰旌則旞旌非直有羽又有毛也姜上均曰旞旌皆以羽爲之爾雅以毛釋旌此經傳互釋之通例而疏据其文以旞旌爲有羽又有毛如其

說則爾雅但云注旄首曰旌將旌有旄反無羽乎愚按
姜說非是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
杜注云以析羽爲旌爲王者斿車之所建也此旌兼有
羽旄之証惟兼有羽旄故司常云析羽爲旌爾雅云注
旄爲旌可以偏舉而互見若旌本無旄而以旄釋旌此
與指鹿爲馬無異經傳豈有此互釋之例哉使其有此
例也則釋旌曰注旄爲旌釋旄曰析羽爲旄不亦名實
俱亂疑誤後人之甚乎大抵旗皆有旄故書曰秉旄詩
曰建旄此通稱之號而羽則惟旞旌有之疏謂旌有羽

又有毛巨是謂大常以下皆有羽旄。恐未然。而姜氏以旄另爲一物。則又非也。

趙孟

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愚按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

膏粱

趙註膏粱細粱如膏者。此猶山海經之膏菽膏稻膏黍

膏稷郭註謂味好滑如膏者也集註分爲二物膏肥肉粱美穀與韋昭國語註同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二物集註爲長